

六家文選

WA 35
20
8

館 書 圖 京 東				
三〇	二三	五	別	文章
冊	號	架	函	類

漢書門

貴重圖書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六家文選卷第十三

明治十年購求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物色

善曰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爲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漪易

然即有文章也

風賦

善曰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爲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物理

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

向曰史記云宋玉郢人也爲楚大夫時襄王驕奢故宋玉作此賦以諷之善曰史記曰

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之王逸楚詞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翰曰蘭臺臺名善曰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爲頃襄王又曰



楚有謂頃襄王曰王請繳蘭臺徐廣曰績榮也七見切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

至者善本無者字翰曰宋玉景差皆楚大夫侍者侍於王也颯然風聲也至於王之宮也善曰景差亦楚大夫說文曰颯風聲楚辭曰風颯王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

所與庶人共者邪銑曰披衣當風快風之涼因言此風我與衆人共有之邪宋玉對

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安得而共之王曰夫

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賤高下而加

焉濟曰溥徧暢通也言風乃天地普暢之氣徧通而至貴賤皆及也以宋玉獨為王風故以此言而折之善曰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今子獨以

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

句只句來巢空穴來風翰曰枳木名句謂多句曲空穴謂門戶之穴言木之句曲者其多巢

鳥門戶之穴風多從也善曰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句也說文曰句曲也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為枳莊子曰騰猿得枳棘

枳句之間振動悼慄又曰空關來風桐乳致繁此以其能苦其性者

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以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鴛鴦

喜巢其中也其所託者因也善本無然則氣與風善本作風氣字殊

焉向曰雖同託戶穴其於清濁亦殊王曰夫風始安生哉

銑曰問風之所由生也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

良曰蘋水草也善曰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曰風爾雅曰萍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侵淫谿谷盛怒

於土囊之口良曰侵淫風流散貝土囊谷口也言風自地生起於蘋末流衍谿壑盛於谷之口也善曰春秋元

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荊州記緣

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類也緣

於善本無於太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音戶善曰飄忽

溯冰滂普激颶標標怒銑曰言於山水之間激物為聲

聲說文曰熈火眩眩呼雷聲迴穴錯迭濟曰眩眩聲也迴穴猶急也錯迭交

錯也善曰眩侯萌切埋蒼曰眩眩風聲廣雅曰眩聲也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不能定者

迴穴此即風不定貌。歷石伐木。梢殺林莽。濟曰歷頓梢擊也言風聲如雷

急而交錯頓擊木石林莽。善曰蹶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歷頓也韋昭曰梢擊也至其將衰也

其將衰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棟。音件翰曰衰微也。被麗披離輕舉自捷門也言風之

將微輕舉衝穴動門而已。善曰被麗。眴渙粲爛離散轉

移。翰曰眴渙粲爛鮮明只謂無塵昏四散轉微也移猶微也善曰眴渙粲爛鮮明只故其清凉雄

風則飄忽善本作升降。乘凌高城。入于深宮。邱萼

之上。將擊芙蓉之精。獵蕙草。離秦蘅。粲新夷。被

綈徒奚切善。楊向曰桂椒新夷綈楊皆木名蕙草芙蓉秦蘅皆

起凌越翺翔於城水之上。而邱觸香木芳草也。善曰說文曰邱觸

衡杜衡也。又云秦木名。范子計然曰秦衡出於隴西天水芳草也。楚

詞曰露甲新夷飛林薄顏師古曰新夷一名留夷。即上林賦雜以留

夷也。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者楊之秀也稊莠同迴穴衡陵蕭條衆芳。然後倘

常。佯羊中庭北上王堂。躋于羅帷。經于洞房。乃

得為大王之風。善本有也字良曰歷諸芳草忽上衝衡

猶徘徊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下故其風中人。狀直慤

慤善本。淒淒音栗善。清涼音栗善。曾善本。欬依既切銑曰慤慤

吹人涼甚有以至於欬。善曰素問曰若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

楚詞曰慤慤增欬鄭玄曰慤憂也。說文曰慤痛也慤寒也毛萇詩傳

曰慤列。清清冷冷。愈病析歷醒。濟曰愈差也析解也言風

寒氣也。善曰清清冷冷清涼之貌也愈猶差也漢發明耳目。寧

體便人。此所謂大王之雄風。善本有也字濟曰發安寧

明安利人之身體者乃大。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

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塤孔然起於

王之雄風。謂雄駿之風也。

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

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

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

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

窮巷之間堀窟堞堞揚塵銑曰塢忽起兒堀堞昏闇見言庶人之風忽然於窮巷昏

閭而揚塵也善曰塢風起之貌也堀堞風動塵也廣雅曰堀突也淮南子曰揚堞而弭塵許慎曰堀堞塵也座莫迴切勃鬱

煩冤衝孔襲門良曰襲入也言亂起衝孔入門善曰勃鬱煩冤風迴旋之兒司馬彪莊子注曰襲入也

動沙堀音謳善本作堞字吹死灰駭溷困胡濁揚腐扶餘日

堀沙堆也言震動沙堆吹其死灰驚亂濁薄之氣揚腐臭也善曰

堞烏卧切廣雅曰駭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處又舉揚腐臭之

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務施仁人之偶也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向曰言所

室廬而已善曰禮記故其風中人狀直慄徒困鬱

邑毆驅溫致濕良曰慄溷惡亂也鬱邑憂也言惡風吹人令

慄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惡也言此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慄

溷煩濁之貌字林曰溷亂也王逸楚詞對曰鬱邑而憂也素問曰冬

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濕濕生土也言此風歐溫濕氣來令致濕病也心中善本作慘錯怛憾

達生病造熱濟曰令人悲慘而生熱病善曰慘怛憂勞也方

為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中脣為眡音軫善得目為眡音蔑銑曰

目疾也言能為脣目之疾善曰說文曰眡脣瘍也呂氏春秋曰

氣鬱處目則為眡為眡高誘曰眡眡也眡與眡古字通眡充支切

敢齧牀嗽所獲死生不卒七忽切濟曰齧嗽獲中風人

致也善曰齧嗽獲中風口動之貌風疾既甚言死而未即死言

生而又有疾也故云不卒說文曰齧食也齧齧也嗽吮也聲類曰

大喚也宏麥切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良曰雌風卑惡之風

秋興賦并序

潘安仁善曰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翰曰二毛謂髮

始有二白毛善曰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年也左以太尉

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向曰寓寄也時岳任中郎將郎

將省官故云寄直善曰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

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

也世說曰相玄既募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貴中郎將省合在何處
有人答云無省當時殊迂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秋興賦叙云兼
虎貴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
虎貴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
叙云兼虎貴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言之是也玄從之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

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處遊銑曰閣高故稱連雲深故
之象蟬也皆侍中散騎之冠冕也綺紈貴戚子弟之服也言此並貴
人之遊處也善曰言閣之高而且深故曰罕曜其中珥猶插也蔡

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鄭玄禮記注曰襲重衣也漢書曰
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感平生之遊
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善曰禮記

人皆酒呂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談話
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

快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翰

攝官謂承其闕乏也猥曲也廁次也言承乏闕得曲次朝士之列
善曰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毛詩曰帥時農夫播厥百穀禮記曰上
農夫食九人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左氏傳韓厥謂齊侯曰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篇曰廁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

夙興晏寢匪遑底寧翰曰夙早興起晏晚寢卧匪非遑暇
又曰不遑寧處善本一有江湖山藪之思

於是染翰操紙慨許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

興命篇翰曰翰筆操執也慨然不得志與命名也善曰翰筆

周禮注曰興者記事於物其辭曰

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音博向曰薄迫也

花時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鵬鳥賦曰萬物迴薄覽

而秋落善本有嗟夏茂

誠為末事且猶有感況惟人情善惡乎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索
盡也又曰敷布也又曰已布而生也呂氏春秋曰春氣至則草木產

秋氣至則草木落舞賦曰慢末士之飢曲善本宋生之言

曰悲哉秋之為氣善本有也字善本宋生之言

蕭瑟秋聲善曰陰草木搖落善曰花葉墮而變衰善曰

衰謂草木變而枯槁也善曰傷慄善曰若在遠行善曰遠出登山臨水善曰登高遠送將

歸善曰族親別還故鄉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善曰遠

行有羈旅之憤銑曰慕徒侶也憤怨悼傷也善本

預曰羈善曰臨川感流以歎逝兮善本登山懷遠以悼

近善曰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逝往也

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

右皆泣晏子獨笑曰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

有常然曷有悲老而哀死古無無死之彼四感之疾善本心

今遭一塗其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良

作無愁而不盡翰曰四感謂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感憂疾

也言秋時既衰故云無愁不盡善曰野有歸鷺善本隰

詩曰既來既往使我心疾鄭玄曰疾病也善本有翔隼游氛朝興槁葉夕殞善本

曰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鷺擊之鳥通呼曰隼一曰鷗春化為布穀

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杜預左氏傳注曰氣氣也鄭玄毛詩

箋曰木葉槁於時善本乃屏輕箴甲所釋纖絺藉莞

若御袷衣向曰箴扇也絺葛也秋氣既寒弃而不用藉鋪也

氏春秋曰冬不用箴非愛箴也清有餘也高誘曰箴扇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纖細也絺細葛也鄭玄毛詩箋曰莞小蒲席也說文曰弱蒲

子以為華蓆也又庭樹撼善本有勁風戾而

吹帷濟曰撼葉落自戾至也謂葉以灑落勁疾自風至蟬嘒嘒

日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毛萋詩曰嘒嘒小
聲也飄飄飛鳥楚辭曰鴈雖離而南游
天晃朗以彌高善本

有兮日悠陽而浸微銑曰晃朗天高貌悠陽謂日寒而微也
入貌楚辭曰天高而氣清禮記

日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日衰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

方永銑曰短晷謂日景已短覺其夜長善本尚書曰日短月

腫徒朧東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良曰腫朧月初

白善本曰理蒼熠燿燿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良

曰腫朧欲明也熠燿燿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善

曰毛詩曰熠燿燿於階闥兮蟋蟀鳴乎軒屏善

毛萋曰蟋蟀蝥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燿也一曰熠燿燿也善

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蝥初秋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之癩婦聽

離鴻之晨吟善本有望流火之餘景翰曰流火心星也

故有餘景也善本毛詩曰七月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

於華省翰曰宵夜也耿介執節守度也展轉反側也善本王

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毛詩耿耿不寐如有隱憂

又曰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悟時歲之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濟曰

也善本楚辭曰歲忽忽而適盡毛萋詩傳曰適終也廣雅曰適

急也列子曰師曠俛首而聽之曾子曰君子且就業夕而自省也

贖彪善本作長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濟曰班謂

悟歲之終慨然自省乃見斑白之髮或承冕或垂領也髮下垂良

素白也善本服虔曰俗文曰髮而髮說文曰白黑髮雜而髮字林

亦同周禮曰士弁服仰羣雉之逸軌兮攀雲漢以遊

騁登春臺之熙熙善本有珥金貂之頽頽古鼎切善

翰曰羣雉謂蟬冕綺紈之人也仰其逸迹自謂攀於雲漢也老子曰

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志有欲也如此皆謂珥金貂之徒頽頽光明貌

善曰高閣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雉自致高遠老子曰衆人熙

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漢書谷永對詔曰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

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金璫附蟬

為文貂尾為飾廣雅曰燭燭光也

苟趣捨善本作之殊途

庸詎識其躁靜銑曰苟且也趣謂求榮利之人也捨謂不

其動靜哉善本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司馬遷書曰

趣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司馬彪曰庸

猶何用也。老子曰：動。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

銑曰：至人謂至德之人，常有休美之風，齊猶等也。一指謂以我指喻

彼人指，以彼人指喻我指，其理固齊矣。以天喻地，其理亦同。故云一

指。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

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

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郭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

以我指喻彼指，則彼指於我指，獨為非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

覆以彼指，還喻我指，則我指於彼指，復為非指矣。此以非指喻指之

非指也。將明無是非，莫若反覆相喻，反覆相喻，則彼之與我，既同

於自是，又均於相非，均於相非，則天下無是非，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

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

不得復有是之者也。今是非無主，紛然殺亂，明此區區，各信其偏見

而同於一致耳。仰觀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萬物

一馬也。故浩然大寧，而天下萬物各當其分，同於自得，而無是非也。

彼知安而忘危兮，固

出生而入死。良曰：彼謂榮利人也。言以榮利為安而忘危也。生

謂精氣也。言貪欲出精氣，是入死也。貪欲之人，固

執而入死也。善曰：周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老子曰：出生入死，

韓子曰：人始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也。

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

及泉兮，雖猴猿而不履。濟曰：富貴之人，如投足於一跡之

全之致也。言留側足之地，掘而及泉，雖猴猿之捷，豈能履哉？言其危

也。善曰：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

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捷若猴猿，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

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可用，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選

十一

掘

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

以高厲。善曰：衽，衣襟也。紱，緩也。言斂衣緩弁，榮利以自激厲也。

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向曰：臯，澤也。言耕

稅餘自供也。善曰：水田曰臯。東者，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

陵之臯，修農圃之疇。張晏曰：隱耕臯澤之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

之陽輸黍稷之稅

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澗

說文曰稅租也

翰曰湍流菊草也楊芳謂揚香氣也澗示水崖也

善曰禮記曰仲秋菊有黃華

玩游儵

長流切善本作儵字

之漱漱

匹裔切良曰澡浴也洧洧水流兒

莊子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金人銘曰洧洧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也

曠乎人間之世

濟曰逍遙散逸負阿山曲也放曠謂無拘束

有逍遙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為者能游大道也又有人間世篇司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人羣者不得離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

用者為能唯變所適而何其累

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善曰家語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王肅曰言優游以終歲也

雪賦

善曰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凝也水下遇寒而凝凝凝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經通訓曰春洩氣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

銑曰沈約宋書云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

之為司徒彭城王法曹作此賦以高麗見奇之善曰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人也幼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

二十

歲將暮時既昏寒風積愁雲繁

向曰暮盡昏冥積厚也愁雲陰雲也

班婕妤好擣素賦曰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非婕妤好文行來已久故兼引之

兔園

向曰假設主客以為辭兔園則梁孝王苑名善曰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文帝子也西京雜記曰梁孝王

好宮室苑囿之樂築兔園也

乃置旨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翰

言置酒命賓朋也鄒陽枚叟召延皆招屈之稱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待士鄒陽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為引農都尉去官游梁

如未至居客之右

良曰司馬相如也末至謂後至也言文章之高故居賓客之右善曰漢書曰相如

客游梁又曰田叔等十人良曰俄而俄而微霰零密雪下猶少間也

霰微雪也善曰莊子曰俄而死王肅家語注曰俄有頃也王乃歌北風於衛詩詠南

山於周雅銑曰北風衛詩皆歌雨雪也王乃感事以歌也善

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授簡於司馬大夫銑曰簡牘也所以書之者授謂與相如稱大夫者美之善曰

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也郭璞曰今簡札也曰抽子秘思騁

子妍辭侯莫色揣委稱為寡人賦之銑曰梁王語辭也言抽子深秘

之思妍美之辭齊其容色量其所稱為寡人賦之作齊揣量也善

曰鄭玄周禮注曰侏等也說文曰揣量也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王公自謂孤寡不穀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翰曰逡巡

命也善曰孝經曰曾子避席公羊曰逡巡北面再拜也廣雅曰逡巡却退也曰臣聞雪宮建於東

國雪山峙於西域濟曰雪宮在齊故云建東國雪山在西域冬夏有雪峙峻也善曰孟子曰齊宣王

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離宮之名也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岐昌發詠於來思姬

滿申歌於黃竹良曰岐周所居也文王名昌發詠謂詩云今大雪人凍作黃竹歌三章以哀之善曰岐周所居昌文王名也毛

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姬周姓滿穆王名昭

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大

寒北風雨雪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真閱寒乃宿於黃

竹曹風以麻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銑曰詩曹風云麻衣

如雪儷偶也郢人能歌白雪之曲郢楚邑名善曰毛詩曹風曰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主人獨有一女置臣蘭房

之中臣授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也盈尺則呈瑞於豐年表丈

則表沴麗於陰德向曰隱公之時大雪平地一尺是歲大熟為豐年也桓公之時平地廣一丈以為陽

傷陰盛之徵沴不和之氣善曰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毛萇

詩傳曰豐年之冬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

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蒞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

日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為陰巨道也

雪之時義遠矣哉請言其始若乃玄律窮嚴氣外濟曰美雪之德請言其初也玄律窮十二月也嚴氣寒氣也外上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於次月窮于紀又曰孟冬

之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
氣上騰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
賜善本作湯谷**谷**類也銑曰焦溪溪名賜谷曰所出也涸凝冰皆水凍
南流成溪謂之焦泉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火井滅溫泉冰**

城北有紫山東有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
銑曰蜀郡有火井中常自出火溫泉溫湯也滅謂寒而火滅也
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山觀溫泉
後人以火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燃又曰西河郡鴻門縣示

沸潭無
有火井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賦曰遂適驪山觀溫泉

沸炎風不興
常沸故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則蒸
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驅風

北戶瑾觀胡**扉裸**壞垂也裸壞不衣國也至是寒切
沸潭不能為漏北戶加泥以避寒不衣之俗亦垂繒帛也善曰毛
詩曰穹室熏鼠塞向墜戶毛萇曰向北出墜也東夷傳曰倭國東四

千餘里裸人國也字
林曰繒帛摠名也
於是河海生雲朝漠飛沙連氣
紫靄善本掩目靄靄吐霞向曰朝漠北方流沙也言風起飛

淮南子曰四海之雲湊又曰八澤之雲以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潤
千里何休曰河海與雲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
徑萬里兮度沙漠茫晡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朝漠既定揚泉物理論
曰風怒則飛沙揚礫文字集略曰靄雲狀又曰靄示靄也毛萇詩傳
曰掩覆也於嚴切杜

靄蘇先歷而先集雪紛糅又
預左氏傳靄藏也

而遂多良曰靄微雪也浙瀝細下兒糅雜也細者先下後遂紛
雜而多善曰韓詩曰先集惟靄薛君曰靄靄也音英
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靄之浙瀝煥摧磊以羅

索楚辭曰雪紛糅其增加鄭玄禮記注曰糅雜也其為狀也散
漫交錯氛氲蕭索藹藹浮浮濛濛筆奕奕濟曰皆

來繁密之兒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氛氲盛貌毛詩聯翩飛灑
曰雨雪浮浮又曰雨雪濛濛廣雅曰藹藹亦盛貌
徘徊委積始緣夢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翰曰開
隙壁穴也言雪之飛散委積於堯棟而經過於壁穴善曰杜預曰
堯屋棟也毛詩曰下士是冒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隙孔從阜旁

示夾**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席**
輕迴之兒廡屋帷
慢也善曰便娟縈盈雪迴委之貌楚辭曰便娟兮竹王
逸曰便娟好貌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既因方

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銑曰珪方玉璧圓玉。眇隰則萬頃同

縞。杲瞻山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遠似連

路。音路向曰縞白也。縞美玉也。遠道也。言雪冒臺道如累壁連玉。善曰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盛姬築臺是曰重壁之臺。

劉公幹清廬賦曰蹈琳珉之塗然即達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瑤美玉也。庭列瑤階。林挺瓊樹。

良曰階樹盡如瓊瑤矣。瓊瑤玉名。善曰瑤階玉階也。瓊亦玉也。瓊樹恐誤也。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樹名瓊枝。皓鶴奪

鮮。白鵲失素。紉袖慙冶。玉顏掩嫫。戶故切。濟曰白鵲鳥名。紉素練也。玉顏謂美人顏如玉也。嫫美也。言此等雖白對雪故皆慙失其鮮美也。

善曰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白鵲鳥名也。西都賦曰招白鵲。說文曰紉素也。冶妖也。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嫫與嫫同。嫫好兒。

若乃積雪善本作素未虧。白日朝鮮。爛兮若燭龍銜

曜。善本作曜字照崑山。翰曰崑山玉也。燭龍崑山神也。常銜燭以耀崑山之玉也。善曰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飛燭龍。

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也。崑山已見上文。

爾其流滴垂冰。綠雷承隅。

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向曰馮夷河伯也。蚌水蟲也。內然流滴垂冰有如此矣。善曰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為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奏記曰剖蚌求珠。至夫繽紛

繁霧之貌。皓汗皎善本作作皦絜之儀。迴散縈積之勢。

飛聚凝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羌難得而備知。

銑曰勢狀既多歎其不能具述若乃申娛玩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

風觸楹而轉響。月承幌而通暉。良曰觸擊楹柱也。幌窓簾也。善曰包氏論語

注曰枕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窓也。酌湘吳之醇酎。御狐

貉之兼衣。濟曰湘吳出酎酒也。御著也。狐貉皮裘也。謂兼衣著之。酎三釀酒也。善曰吳錄曰湘川酃陵縣水以作

之兼衣。

之兼衣。

之兼衣。

之兼衣。

之兼衣。

之兼衣。

酒有名吳興烏程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

厚以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

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

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雪賦曰既增覆而累鎖又如裘而

兼對庭鵲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翰曰鵲鵲也雙

之萱草摘階上之芳薇善本無踐霜雪之交積憐

枝葉之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向

陽聞之懣然心服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

乃作而賦積雪之歌銑曰懣悶也鄒陽聞其辭悶然心服

起歌積雪焉善曰莊子曰子貢懣然慙又曰使歌曰攜佳人

今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綈燎薰鑪兮炳明燭

酌桂酒兮揚清曲翰曰披開幄帳援引燎燒薰香也桂酒以

雪之歌歌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酤兮思自

親濟曰酤著也謂佳人醉而著赤色也善曰楚辭曰願低帷

以睨枕念褫直紙切善珮而解善本作紉紉善曰睨近也褫

階上之白雪豈鮮輝善本於陽春銑曰鮮寡也言寡

腕顧謂枚叔起而為亂銑曰釋理扼把也言王尋繹吟詠

賦之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

終也賦之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

論語注曰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

御冬恐死不得見乎陽春歌立主乃尋繹吟詠撫覽扼

之善曰毛萇詩傳曰釋悅也方言曰釋理也說文曰扼把也鄭玄

曰晚掌後節也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亂者理也忽理一

賦之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

今未若茲雪因時興滅。向曰羽玉雖白或輕或貞不如此雪能與時盛衰善曰孟子曰白

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曰孟子以為白羽之白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

問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因時興滅言隨時行藏也玄陰凝不昧其絜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

作曜不固其節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節豈我名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繫豈我真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憑雲升降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從

結零雨集之溱溱風飄零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節豈我名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繫豈我真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憑雲升降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從

正曆曰日太陽也任地班形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素因遇立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汚隨染成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縱心皓然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何慮

何營銑曰任物像形因事成立皓然與天地合德何思慮營為之有焉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節豈我名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繫豈我真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憑雲升降善曰蔡雍述行賦曰玄雲黯以凝從

域外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立嚴平頌曰無營無欲

澹爾淵清月賦善曰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

月賦善曰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說文曰月者太陰

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希逸向曰沈約宋書云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也善曰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六謚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善曰陳王曹植也應場劉楨並魏才子言二子初喪亡植惜其才端然憂愁以多閑暇此皆假設以為辭善曰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場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

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綠苔生閣善曰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場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

也芳塵凝榭善曰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場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

於閑塵凝於榭善曰言無復娛游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更闌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郭璞爾雅注曰

謝臺上起屋也悄善曰言無復娛游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更闌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郭璞爾雅注曰焉疚懷弗善曰言無復娛游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更闌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郭璞爾雅注曰

於半夜善曰毛詩曰憂心悄悄悄悄憂貌爾雅曰怡中夜善曰言無復娛游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更闌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郭璞爾雅注曰

夜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乃清蘭路善曰言無復娛游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更闌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疏郭璞爾雅注曰

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向曰路有蘭苑有桂者也清肅皆靜也寒山秋坂並

苑中山坂也。謂車騰風吹弭蓋而上也。善曰：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劉涓子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臨濬壑而怨遙登。

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翰曰：濬，深也。秋時天漢西南斜，遠於左界，陸道也。謂日在北道，接虛危之次，躔次也。善曰：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自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韋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

白露曖曖，素月流天。沈吟齊章，殷勤陳篇。良曰：齊章，陳篇，謂將作文章也。善曰：曖，猶滿也。沈吟，殷勤，習思之深也。齊章，陳篇，謂將作文章也。善曰：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林。』楚辭曰：『意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抽毫進牘，以命仲宣。』

毫筆牘書，假言仲宣以序情。善曰：此假王仲宣也。仲宣跪

渠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良曰：跪拜鄙邊也。自言東邊幽賤，孤介之人，長自丘園藩籬之中，樊，藩也。善曰：聲類曰：『跪，跼也。跼，奇几切。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

曰：樊，藩也。郭璞曰：『藩籬也。』昧道懵學，孤奉明恩。銑曰：昧，闇也。言闇於璞曰：『藩籬也。』昧道，懵學，孤奉明恩。道不明於學，奉明恩。

王之恩。善曰：說文曰：『懵，目不明也。』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地故稱義，高明，天故稱經。善曰：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明謂天。』左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日

以陽德，月以陰靈。翰曰：日月陰陽之精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辯終備曰：『日之既陽，德消鄭玄曰：『日既蝕，明盡也。』春

於西冥。翰曰：扶桑日出處，若木日沒處，月盛於東，可代日之明也。冥，闇也。善曰：扶桑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若木，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引玄兔

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翰曰：玄兔，月也。中有兔象，故以名焉。娥，羿妻常娥也。竊藥奔月，因以

也兩說蟾蜍與兔者陰陽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賦
 曰漸臺可升自注曰漸臺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拜請
 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拜妻也歸藏曰昔常
 娥以不死之藥奔月論語曰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庭自
 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腠腠他警謁謁裴臯示冲
 秋元命苞曰太微為天庭腠腠了警謁謁裴臯示冲
 向曰月朔見東方曰腠腠見西方曰腠言視此警策君王之闕德也
 腠盛明也臯初出地明生得宜以示人君謙冲也善曰說文曰腠
 朔而月見東方縮腠然腠晦而月見西方也腠月未成光魄月始生
 魄然也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腠腠則王侯奢也朔而
 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王侯肅鄭玄曰腠條逢行疾貌也警謁
 謂腠眇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腠眇得所則表示人君有
 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順辰通燭從星澤風順十二月
 辰而行以通照天下星謂箕畢也澤雨也月行失道行從箕則風從
 畢則雨善曰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
 寅月從左行十二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
 風以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澤則
 雨也增華台室揚彩軒宮銑曰台三台星軒宮軒轅之宮也
 也增華台室揚彩軒宮言增華彩於此善曰台室三公
 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
 能古台字也齊色則君昌和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

軒轅
 星名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翰曰吳謂孫堅夫
 人夢月入懷而生

策漢李夫人亦夢月入懷而生元帝謂淪委其精以昌吳漢融亦昌
 也善曰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

漢書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
 后遂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若夫氣霽計地表雲斂

天末濟曰霽止也氣止雲斂言晴
 善曰說文洞庭始波木

葉微脫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外清質

之悠悠降澄暉之藹藹良曰楚詞云洞庭波兮木葉下
 頂曰椒瀨水石之急也言以天清

迴月光益明也善曰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禮記曰仲秋菊有
 黃華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

瀨水流沙上也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列宿掩緇長河韜

映向曰緇繁彩也月盛明時列星天河皆韜掩光彩也
 善曰楚

蕞曰雲漢采祗雪凝圓靈水鏡連觀霜縞周除冰淨

銑曰采祗地也圓靈天也言月之光彩照地如凝雪照天如水鏡觀
 宇庭除皆如霜冰之絜也縞白也善曰采祗地也圓靈天也觀宮

觀也徐幹七喻曰連觀君王乃厭晨歡樂宵宴收妙舞

弛清縣濟曰弛廢也縣軒懸也厭晝日之賞樂其夜宴去妙舞

芳酒登鳴琴薦若乃涼夜自淒風篁成韻良曰去

從羈孤遞進聆臯禽之夕聞聽朝管之秋引向

音容選和翰曰絲桐琴也練擇也言擇妙響選音和也善曰

其風采揀其聲音鄭玄禮記注曰選可選擇也徘徊房露惆悵

陽阿翰曰房露陽阿皆曲名徘徊反側兒惆悵悲哀兒恨此曲不

通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濟曰謂

籟虛而不鳴淪文也池水波文皆滅也善曰此言風將息也聲林

其何託素皓月而長歌良曰想向也言情紆曲軫痛

今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銑曰美人以喻君子也邁

隔絕千里共此明月而已千里蓋言君子遠也善曰楚辭曰望美

人兮未來陸機思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湄淮南子曰

道德之論譬如日月馳臨風歎兮將焉善本作歇川路長

驚千里不能改其處也臨風歎兮將焉鳥字

今不可越向曰臨風歎息不止以思見君子但川路長歌響

遠不可踰越善曰楚辭曰臨風恍兮浩歌

善曰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愁而長鞠王逸曰紆

曲軫痛也毛詩曰如彼愬風毛萇曰愬鄉之也歌曰美人邁

其何託素皓月而長歌良曰想向也言情紆曲軫痛

今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銑曰美人以喻君子也邁

隔絕千里共此明月而已千里蓋言君子遠也善曰楚辭曰望美

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善曰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子

貢曰夫子見之變容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反歸罔然若有失也又稱歌曰月既沒兮。

露欲晞。歲方晏兮。無與歸。佳期可以還。微霜露

善本作人衣。翰曰晞乾也言明月既沒露澤漸乾歲晚未知所從

露字人衣。歸也佳期喻君子微霜喻讒人謂君子可還退不仕

恐讒言將及人也善曰楚辭曰歲既晏兮孰與歸楚辭曰與佳人

期兮夕張又曰微霜今夜降魏文帝善哉行曰谿谷多悲風霜露沾

衣。陳王曰善。乃命執事。獻壽薦。善本壁敬珮王

音復之無斃。濟曰言王善其詞賦故命執事令獻壽進璧於仲

原成叔曰敢私於執事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連壽韓詩外傳

曰楚襄王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尚書曰我

有周無斃爾雅曰斃獸也

雅曰斃獸也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

足而毛謂之獸禽即鳥也

鵬鳥賦并序

賈誼向曰漢書云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誦詩屬

文漢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之屬害之天子

疎誼為長沙王傳時有鵬鳥入室巢其承塵而鳴

俗云此鳥入人家主人當死作此賦齊死生以自

寬也善曰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

稱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

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

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傳然賈生英特弱齡秀

發縱橫海之巨鱗矯沖天之逸翰而不參謀棘署

贊道槐庭虛離謗缺爰傳卑士發憤嗟命不亦宜

誼為長沙王傳善曰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傳三年鵬入誼

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拜為梁王傳

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

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濕

國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妖

不祥鳥也濟曰祥善也鵬鴉皆不善之鳥晉灼曰巴蜀異物志

遠飛行誼既以謫居長沙善本又有卑濕誼自傷悼

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良曰謫責也。天子責之。猶寬也。韋昭曰謫譴也。善曰自廣自寬也。其辭曰。

單闕之歲。善本有。今字。四月孟夏。翰曰太歲在卯爲單闕。善曰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闕。徐廣曰文帝六年歲在丁卯。庚子日斜。善本有。今字。鵬集余舍。向曰斜謂日晚。

私怪其故。銑曰隅坐角也。貌鵬鳥容貌閑暇不驚也。異物則鵬也。萃集也。私心怪其何故也。李奇曰閑暇不驚恐也。發書占之。善本有。今字。識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

將去。請問于鵬。余去何之。向曰發徵驗之書。言怪異之度。于鵬謂問鵬焉。善曰說文曰識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識問于鵬鳥也。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

之度。分語余其期。濟曰問鵬鳥有吉事當告我有凶事當言其災咎也。淹遲速疾也。言遲速之度。語我長短之期。善曰淹遲也。速疾也。謂死生之遲速也。鵬迺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

言。請對以臆。良曰以歎息。請對以臆中之事。善本無。萬善曰請以臆中之事以對也。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活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翰曰言萬物變化遷轉反覆無定。良曰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鵬冠子曰固無休息又如淳曰幹轉也。善曰鵬冠子曰幹流遷徙固無休息。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音蟬。銑曰轉授也。言形氣相授與如蟬之蛻皮。韋昭曰而如也。蘇林曰轉續相傳與也。如蟬蛻之蛻化也。或曰蟪相連也。勿

言。向曰勿穆深微也。勝舉也。言深微之理不可盡能備舉其言也。善曰勿穆不可分別也。類監曰勿穆微深也。鵬冠子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銑曰倚因也。禍因福生。是禍伏匿於福中。善曰鵬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老子注曰倚因也。人遭禍而能悔過責已脩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得福而爲驕恣則福去禍來也。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城。

濟曰有喜聚必有憂憂而禍來也。故云聚門同城。善曰鵬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城。或作最亦聚也。董仲舒云弔者在門慶者在廬。今言皆在門者好惡故言同城也。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

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

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

彼吳疆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

良曰吳王夫差破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山吳自謂彊盛後卒爲越王勾踐敗而滅之以成霸業善曰鶡冠子曰失反爲得

遊遂成兮卒被五

刑

翰曰李斯西遊秦取相位是成功後
爲趙高所讒卒被五刑而死應劭曰

傳說胥靡兮乃相武丁

胥靡刑名傳說代人爲刑也武丁殷王名求之以爲相善曰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作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夫禍之

與福兮何以糾纏

向曰糾纏繩索也兩股相纏言禍福相糾
纏亦如之字林亦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

應劭曰禍福相
糾絞也纏索也

與爲表裏如糾纏索相附會也臣瓚曰
善曰鵠冠子曰禍與福如糾纏也

命不可

說今孰知其極

銑曰人之命終則有始誰能知其極
善曰鵽冠子曰終則有始孰知其極老子德經曰

孰知其極河上公注曰禍福更相生
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止也

水激則悍
戶但切善本作旱
兮

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震

善本作振溫相轉翰曰水矢以飛流不

閔爲通利若觸物激怒勁速更增悍遠言人因禍之激而至於福因福之激而至於禍回薄震盪相轉無常善曰言矢飛水流各有常

度爲物所激或悍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烏有常則乎鶚冠子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迴薄振蕩相轉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激水悍

重蒸雨降兮糾錯相紛良曰禍福相生如雲起雨降紛錯不止
善曰黃帝素問曰地氣上

釣輪也言天地輪轉萬物生死之決比無涯祭也如享曰歸者作器

此非有二。○
於鈞上此以造化爲大鈞應劭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也其氣塊

限齊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

為思慮謀度也。善曰：鵲冠子。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翰

曰：天不可預謀，道不可預慮。言命有遲速，何能知其時哉？善曰：鵲冠子。且夫天地為鑪兮。

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本

有兮。安有常則。向曰：以鑄冶為喻。鑪也。工，巧人也。言以天地造化

字。出消息之理，安有常哉？善曰：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

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莊子曰：人之生也，氣之聚也，聚為生，

散為死。鵲冠子曰：同。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銑曰：變化反

合消散，孰識其時？善曰：列子。曰：千變萬化，不可窮極。莊子曰：若人之

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司馬彪曰：當復化而為無。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音團。齊曰：變化遷轉，偶而為人，何足引持以自矜惜

也。摶，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曰：摶，音團，或作揣

晉灼曰：許慎云：揣，量也。度商曰：揣，言何足度量已之年命長短而惜

之乎？按史記：英布傳云：果如薛公揣之，陳平云：生揣我何念，皆訓為

量。與晉灼說同。音初，毀切。又丁果切。但字者，滋也。不可膠柱在此賦

訓，摶為量義。以未是至於合損全復參差且。史記：揣作摶字。如淳：孟

康義為是也。又鵲冠子亦曰：彼時之至，安可復還，安可控摶者也。

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

良曰：言人死化為異物，此造化之

人皆死，變化我何足患之。莊子曰：假於異物，託於同

體。郭璞曰：假，因也。今死生聚散，變化無方，皆異物也。小智自私

兮。賤彼貴我。

良曰：小智惠之人，自私愛其已，賤於萬物，獨貴

莊子：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無貴無賤，以物觀之，

自貴而相賤。鵲冠子曰：小智立趣，好惡自懼。達人大觀兮。

物無不可。

善曰：達達之人，以理觀之，萬物不殊於已，故云物無

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貪夫徇財。

善本有。烈士徇名。

權兮。品庶毋生。

銑曰：自矜夸其死者，死於權利也。每貪也。眾

自貴矜容，殉名。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

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失理。怵迫之徒兮。或趨

西東。

齊曰：俗人怵惕而迫利，或趨西東而不自安也。又孟

康曰：怵，為利所誘，怵然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

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繫俗兮。窘若囚拘。

良曰言至人不曲私於身意與變化齊同窘困也愚者繫縛俗累困如囚人之拘束也善曰文子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莊子曰不肖繫俗窘

囚拘之貌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與道俱行善曰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

而於獨也鵲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人不遺動與道俱衆

人或或善本作兮好惡積億趨利東西有好惡積億言多也李奇曰惑惑東西也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善曰鵲冠子曰衆人惑惑迫於嗜慾真人恬漠兮猶

善本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平聲叶韻銑曰至真之人其性靜漠

絕去人事與道遊息離智慮遺形體超然如喪忘其形體耳善曰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

道德之至也莊子云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回曰忘其支體黜聰

明離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老子曰

燕處超然莊子曰南伯子綦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

流則逝兮得坻則止良曰寥廓忽荒言空無著也言真人無著與道同翱翔而已亦猶木

之浮水行止隨流也坻小洲也善曰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鵲冠子曰與道翱翔孟康曰易坎爲險遇險難

而山也張晏曰坻水中小洲也坻或爲坎又曰易縱軀委命善

明夷則仕險難則隱也又鵲冠子曰乘流以逝善不私與已善

有兮善不私與已善其生

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向曰生爲浮寄死乃休息善澹

乎若深淵善本作泉字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銑曰深淵無波散舟

任運真人用心不搖動無趣向亦似之也善曰莊子老聃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心乎鵲冠子曰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不

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曰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莊子曰

曰汎若不繫之舟虛而善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良曰有德

者又知天命何憂哉善曰莊子范風曰願聞德人淳芒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故無天災故無物累周易

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善細故蒂芥兮何足以疑良曰細故小狹之

言小狹之人怵惕於災變何足與言疑滯之事乎善曰鵲冠子曰

細故契謁奚足以疑契謁與蒂芥古字通張揖子虛賦注曰蒂芥刺

鸚鵡賦

并序

善曰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鸚鵡也注曰舌似小

兒舌脚拍前後各兩

鸚鵡一作鸚鵡莫口切

彌正平

銑曰范曄後漢書曰彌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曹操欲見之衡初不肯往操忿以才名不忍殺送與劉表後侮慢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尤善之後竟為祖所殺時年二十有六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彌衡字正平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

亦

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

於衡前曰彌處士

銑曰舉酒勸酒也處士隱者之稱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今

日無用娛賓

良曰無諸戲弄以用娛樂賓客

竊以此鳥自遠而至明

惠聰善羽族之可貴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咸

共榮觀不亦可乎

向曰使四坐之人觀衡之文詞以為榮觀也善曰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衡

因為賦筆不停綴文不加點其辭曰

惟西域之靈鳥挺自然之奇姿體金精之妙質

含火德之明暉

善本作輝字翰曰鸚鵡出西域黃山也靈異也挺特也出自自然靈異之姿容西方金也質

寄於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之自然河上公曰輔

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紫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穀筮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令

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鸚鵡火之體也性辯惠而能言今才聰明以識機

善曰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弼周易注曰機者事之微也

故其嬉其遊高峻栖峙

幽深飛不妄集翔必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

采采麗容咬咬交好音

良曰嬉戲峙立也紺青色趾足也綠衣謂毛綠色胷前翠色故云翠

衿咬咬鳥聲善曰說文曰嬉樂也時立也又曰紺深青而揚赤也

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咬咬鳥鳴也毛詩曰

載好其音雖同族於羽毛故善本作固殊智而異心配鸞

皇之善本作而字等美焉比翼善本作德字於眾禽於是美芳

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坻禮丁詔

伯益於流沙向曰心智異於眾鳥也可以四鸞鳥鳳皇之美

澤之官求之於隴坻流沙也虞人伯益山澤之官隴坻名流沙地名

尚書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

孔安國曰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曰導弱水餘波入于流沙

張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目之所加翰曰跨度也言

之高以張羅弋也網維雖廣所中者不過網之一目善曰文子曰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以

也得鳥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迫善本作逼字之不懼撫

之不驚能善本作寧字順從以遠害不違忤以零生日向

植失也言能守宜安停於手順從遠害不違忤於人以零其生

善曰鵲鳥賦曰貌甚閑暇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鵲冠子曰迫之不

懼足以知勇毛詩序故獻全者受賞善本有而字傷肌者被

刑爾乃歸窮委命離羣零侶閉以彫籠翦其翅

羽良曰傷肌謂傷鳥肌肉者則被刑戮歸窮言比鳥迫委性命於

羣索居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又何失流飄萬里奇去驅

重阻踰岷越障載罹寒暑濟曰岷嶺傾側兒言飄流

冬夏善曰岷嶺不平也岷障二山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

郡五道西障縣屬隴西蓋因山立名也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

一曰障亭障也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主彼賢哲之

逢患猶棲遲以羈旅翰曰比衡為曹操所迫故寄詞遣情

旅也善曰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語曰女

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郵都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也毛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女適人臣事君

逢禍患尚棲遲羈旅也羈旅已見上文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矧禽鳥之微物能

馴擾以安處。眷西路而長懷。望故鄉而延佇。忖

本陋體之腥臊。亦何勞於鼎俎。銑曰。矧況擾柔也。況

也。自度體陋而又腥臊。不堪鼎俎之器。應不至被害。善曰。薛君韓

詩章句曰。鳥微物也。說文曰。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楚辭

曰。情慨慨而長懷。又曰。結幽蘭而延佇。毛詩曰。予付度之。國語曰。犯對晉侯曰。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腥臭也。嗟

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戲。善本作戲。字平聲。良曰。祿

命。天命也。其天命衰薄。奚

何也。何期如此。遭時險難。善曰。禮斗威儀曰。天其祿命。不得極

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蕪穢而險巇。王逸曰。險巇。顛危也。豈

言語以階亂。將不密以致危。語以階禍。亂邪。將復為事

不密以致危邪。善曰。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

言語以為階也。君不密則失身。臣不密則失身。痛母子之永

隔。哀伉儷之生離。翰曰。伉儷。夫婦也。善曰。左氏傳曰。施

氏之婦。怨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

預曰。偃偶也。伉敵也。楚

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匪餘年之足惜。慙衆雛之無知。

向曰。言此餘命不足憐。慙其衆雛未有所識也。善曰。背蠻夷

爾雅曰。生囑雛。謂鳥子初生。能自啄食。摠名曰雛也。

之下國。侍君子之光儀。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

之無奇。向曰。名聲名也。實所能也。恥其才能無異。不副聲名。善

名者實之賓。美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懷代越之

悠思。故每言而稱斯。銑曰。西都。西京也。今於此愛西京沃

鳥巢南枝。言感彼鳥馬之懷。代越而鸚鵡思西歸。故每言長安樂是

也。善曰。西都。長安也。鸚鵡言長安樂自古有之。未詳所見。斯此也

此長安也。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稱此。古詩曰。代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若乃少昊司辰

蓐收整轡。良曰。少昊。西方帝也。蓐收。曲秋之神。整轡。御秋

也。善曰。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嚴

霜初降。涼風蕭瑟。長吟遠慕。哀鳴感類。音聲淒

以激揚。容貌慘以顛顚。濟曰。言秋風動長吟。哀鳴。思彼羣

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毛詩曰。哀鳴嗷嗷。漢書谷永

上疏曰。贊命之昌。靡不激揚。答賓戲曰。夕而顛顚也。聞之者悲

傷。見之者隕淚。放臣為之屢歎。弃妻為之歔歔。

翰曰放目謂得罪見逐遠國者弃妻謂夫放之歎歎悲也善曰毛詩曰涕既隕之毛萇曰隕墜也放目弃妻屈原哀姜之徒王逸楚辭

歎啼聲感平生之遊處今若壘 喧 箠 持 之相須何

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向曰感平生雌雄遊處如壘箠相須何今日兩相隔

絕各在一方若胡越異域矣壘箠並樂器相和者也胡在北越在南

言遠也善曰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毛詩曰伯氏吹壘

仲氏吹箠毛萇曰土曰壘竹曰箠淮南子曰順龍檻以俯仰

自異者視之肝膽胡越也高誘曰胡越喻遠

關戶牖以踰傷 踰 戶牖思其形也踰踰將飛負 善曰說文

曰櫛房室之疎也櫛欄檻也王逸楚辭注曰從曰檻橫曰櫛說

文曰櫛穿壁以為窓也韓詩曰搔首踰踰薛君曰踰踰躑躅也

想

崑山之高峻善本作 思 鄧林之扶疎 善本作 顧六翮

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心懷歸而弗果徒怨善

作冤毒於一隅 翰曰思遊山林顧其羽翼殘毀而所懷不遂徒怨

字痛一隅而已隅方也 善曰班固漢書替禹本紀

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餘里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死棄其杖

化為鄧林上林賦曰垂條扶疏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鶴一舉千里

所恃者六翮耳毛詩曰豈不懷歸廣雅曰毒痛也

苟竭心於所事敢背惠而忘

初良曰且盡心所事豈敢背惠忘其初始也 善曰左 託輕鄙

之微命委陋賤之薄驅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

以效愚恃隆恩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良曰託命委

德盡辭效愚恃其盛恩既過庶其遠久而不變也渝變也

辭曰蜂蟻微命力何固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報之德司馬

遷書曰効其癡愚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鷦鷯賦

并序善曰毛詩曰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

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鷦音焦鷯音遼又方

張茂先

銑曰晉書云張華字茂先太原范陽人也

好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兼中書郎

雖棲雲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以此鳥小而能安

也後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善曰臧榮緒晉書

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

太常博士轉兼中書郎雖栖雲閣慨然有感作

鶴鵠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也善本有也字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

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良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生養也言

翔集於此養生之理足也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輕死以其生生之厚易繫詞曰生生之謂易韓康伯

以化生也色淺體陋不為人用形微處卑物莫

之害濟曰言毛色淺惡形體醜陋既居處卑下故物無繫滋族害也善曰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

類乘去居匹遊向曰四馬曰乘言族類滋繁故居必乘遊乃匹也善曰列女傳姜后曰雉鳩之鳥猶未

嘗見其乘翩翩然有以自樂善本作自得也彼鷺鷥就鵲鵲

良鴻孔雀翡翠善曰翩翩自得之貌毛詩曰翩翩者鵲說文曰鷺黃頭赤目五色皆備鵲鵲也山海經曰

景山多鷺黑色多力鵲狀如鶴而文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鷺雌曰翠異物志曰翡翠赤色大於翠顏監曰鳥各別異非雄雌異名也或

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以冲天觜

距足以自衛翰曰赤霄至高也絕垠至遠也言大鳥等或生絕遠或能冲天觜距之利足以自衛護也善曰絕

垠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凌太清又曰踔絕垠于塞門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三年不蜚蜚乃冲天蜚與

飛同字書曰冲中也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衛西京賦曰觜距為刀鉞然皆負矰纓繳

羽毛入貢何者用於人也銑曰鷺鷥可以贊而鵲鵲可以食孔雀翡翠可以飾皆以

有用於人而負矰纓繳以為鷺鷥無患也善曰繳繫箭線也尚書曰厥貢齒革羽毛夫言有淺而可以

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銑曰喻大謂以人可以退身守愚以保其生故

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濟曰播布類種也善曰易注曰天地

造生萬物咸成又曰造化道也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楚辭曰多端膠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

惟鷽鷽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翰曰攝養也善曰老子曰善攝生

者不然莊子北海若曰吾受氣於陰陽育翩翩緣之陋體兮無玄黃以

自貴。良曰育養也。翩翾小飛。白陋小也。言毛羽無玄黃之毛。弗色可貴。善曰字林曰翩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

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向曰毛不可飾。器肉不為。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古之制也。

鷹鷂然。過猶俄翼。鷹鷂然。過猶俄翼。音尉。銳曰俄。傾也。鷹鷂鷂。今善本無。尚何懼於置。尉。鳥以其小傾翼而過。置尉。小網。善曰左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爾雅曰晨風鷂也。廣雅曰俄邪也。毛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貌。置尉皆網。

翳薈會蒙龍。是焉遊集。風不飄颻。翔不翕習。翰曰翳薈蒙龍蒿草密。白飄颻高飛。白翕習急疾。白言遊集不過蒿草飛翔不高不疾也。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草樹蒙龍翕習。

貌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母食不盛

過數粒。濟曰粒米也。言小而易容給也。善曰莊子曰鷦鷯過數粒。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

栖無所滯。遊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蒹藴。良曰爾雅曰盤樂也。是處可栖。故無滯。是處可榮。故無常所。不以荆棘惡而陋之。不以蒹藴香而榮之也。

動翼而逸。投足

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向曰不擇處。故易安。逸。任命。順道。故不為物患也。善曰

委命已見上文。淮南子曰守道順理。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以智。

不懷寶以賈。害兮。不飾表以招繁。向曰懷寶者人必害而取之。如

以寶賈人之害也。言此鳥不懷寶。賈害不以毛彩自飾。故不招其繁也。善曰莊子曰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也。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悔之。曰周任有言。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以賈其害。杜預曰賈。靜守性。約字。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任自

然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濟曰言能守性不自矜持。動詐偽所誘。善曰文子曰約其所守。即察尚書曰汝惟不矜。孔安國曰自賢而矜。淮南子曰因循而任下。周易曰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自然已見上文。文子曰去其誘慕。除其嗜欲。張湛曰遺。鷦鷯何其銜尚為害。真性傳毅七激曰排挫禮學。譏譴世偽。

鷦鷯逸。於雲際。良曰鷦鷯二鳥以

介其觜距。鵠鷺逸。於雲際。善本作。於雲際。良曰鷦鷯二鳥以

文皆為人所取。善曰穆天子傳曰青鷩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鷦鷯亦能食麋鹿。山海經曰燂諸之山多鷦鷯。郭璞曰似雞而大。青色有

二文選十三卷

七

七

七

七

七

角闕死乃止出上黨言鷓鴣雞竄於幽險孔翠生平遐裔

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翰曰孔雀翡翠晨鳧皆鳥名言其藏竄幽

險遠裔之處善曰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史記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朝曰矯翼厲翮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

上咸美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

繳終為戮於此世翰曰咸以肌肉羽毛可用無罪為人所斃斃死也鴈自南向北以體死不能高飛常

銜蘆以避繳然終為時人所殺善曰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弱骨豐肌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繒繳抱

朴子曰智禽銜蘆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英布不克於身為世大戮蒼鷹鷂而受紂

音薛善本鷂鷂惠而入籠濟曰鷂猛也紂係也善曰李陵

作縲字鷂鷂惠而入籠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王

逸楚辭注曰縲繫也鷂鷂賦曰性辯惠而能言又曰閉以離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對幽

繫於九重濟曰猛志謂鷹性也言屈志從服養也塊獨也言獨

辭曰君之絲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為庸變鍾岱

門兮九重辭曰君之絲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為庸變鍾岱

之林野慕隴坻之高松向曰鷂鷂變音聲以順人之

岱二山名出鷹隴坻出鷂鷂言戀慕所遊之林松也善曰鍾岱二

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漢有

代郡故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有鍾山鷂鷂賦曰命虞人於隴坻雖蒙幸於今日未

若疇昔之從容善曰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斟為政海

鳥鷄素鷄居避風而至翰曰鷄鷄避風於魯門臧文仲祭

居止於魯東門外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條支善曰國語曰海鳥曰爰

崔踰嶺自致良曰條支國名漢時貢大雀善曰提挈萬里

飄飄逼畏銑曰提挈萬里謂大雀也飄飄逼畏謂鷄夫唯體

大妨物而形壞足瑋善本有也字陰陽陶蒸萬品一區

濟曰體大鷄鷄也形壞謂巨雀也善曰巨細舛錯種繁類

殊鷁鷁巢於蚊睫接大鵬彌乎天隅向曰舛錯不齊

種類雖繁其類各殊也。鵽蟻微蟲也。巢於蚊子之睫。鵬大鵬其翼滿於天之一隅也。善曰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者命曰鵽蟻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鵬化而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將以上方不足而字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還
觀吾又安知其小大之所如。銑曰上方鵬鳥下比鵽蟻惡竟不知其所從也善曰莊子曰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數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六家文選卷第十三

六家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鳥獸下

赭白馬賦

并序善曰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駸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向曰沈約宋書云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少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後為秘書監宋文帝為中郎將受武帝赭白馬之錫及文帝受禪其馬乃死帝命羣臣賦之而延之同有此作善曰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抑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卒官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翰曰驥良馬不稱力而稱德馬之大者名之為龍善曰論語曰驥不稱

其力而稱其德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豈不以國上威容軍馱伏趨去

迎而已濟曰馱馬名趨壯疾也言國之所尚威儀容止軍之所重壯疾而已善曰傳立乘輿馬賦曰用之軍國則文武

之功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更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漢朔陣裂寒霜冰原嘶代馱以韻言之蓋馬名也顏更同時

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騤毛萇曰騤壯貌騤與騤同實有騰光吐圖時德瑞聖

之符焉良曰堯時河洛出榮光神馬銜赤文甲圖臨堯祭壇而吐之騤昔也言昔帝之德有此瑞聖之符焉善曰尚

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黃伯仁龍

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為聖德而生騤昔也

是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謂人之語端也堯有此神馬故人之所語崇美其聖靈代代崇其至德我高祖之造宋也五方率

職四隩入貢向曰五方中國蠻夷戎狄隩遠也言五方四遠並來貢獻善曰沈約宋書曰高祖武皇帝諱裕字

德輿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也禮記曰中國蠻夷戎狄五方之人魏都賦曰樂率職貢尚書曰四隩既宅孔安國曰四方之宅可居

四隩四方之隱處也漢書曰古者諸侯以時入貢秘寶盈於王府文駟列乎華

廐翰曰秘寶異寶文駟良馬華廐馬舍善曰周禮曰王府掌王之金玉玩好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大戎文馬赤驥白身左

氏傳曰宋人以馬百驥贖乃有乘輿楮白特臬逸異之

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濟曰乘輿天子也逸駿簡當錫賜也阜馬櫪也言自天子櫪而賜焉服

善曰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論語曰簡在帝心崔駰武賦曰假皇天兮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阜櫪也

御順志馳驟合度良曰服御乘駕也言乘駕順心志也合度合節度也善曰韓子曰造父御駟馬馳

驟周旋而姿於齒歷雖衰而藝美不忒龍養兼年恩

隱周渥銑曰齒歷年也襲受隱私也言年雖衰老而藝能不差忒受養兼於暮年是帝之恩私周厚也善曰穀梁傳曰馬

齒加長矣爾雅曰歷數也毛詩曰其儀不忒賈逵國語注曰襲受也周書曰小人無兼年之食國語注曰隱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

歲老氣殫斃于內棧向曰殫盡斃死也棧以板禦濕而承馬足也善曰說文曰殫盡也棧櫪

也呂氏春秋曰取之內阜而著之外阜莊子伯樂曰我少盡其

力有惻上仁翰曰少壯盡力惻但天子之仁心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

衛威神扶護警蹕

翰曰威神謂天子也得神馬可以扶衛天子警蹕也警蹕出入清道也善曰

魯靈光殿賦曰又似帝室之威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待帷幄者稱警出則傳蹕止行人清道也

是用

精曜叶從靈物咸秩

濟曰精曜天駟星也謂星叶從而為神馬靈物謂天馬也言皆有次序

善曰協合也論語撰考議曰下學上達知我者其天乎通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

暨明命

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

良曰暨至罄盡也九區九州也至明命之初盡九州皆率而順從

善曰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書伊尹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劉駒駮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

肆險以稟朔或踰遠而納賚

銑曰肆奔也言九區之人皆奔險踰遠稟正朔納賚

貨也善曰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都賦曰思稟正朔孟子曰有遠行者必以賚蒼頡篇曰賚財貨也說文曰賚會禮

也聞王會之阜昌知函

音何翰曰王會謂會諸侯四夷

也阜大昌盛也函夏中夏也言聞王此會大盛乃知中夏納萬國之獻充滿於王庭善曰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度曰函諸夏也漢書音義蘇林曰充物喻多

也如淳曰揔六服以收賢掩七戎而得駿

謂侯甸采男蠻衛也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駿良馬言掩揔諸國而收得之善曰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外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蠻服斯為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璞曰七戎在西

景之洪胤

濟曰乘風先景言迅疾也淑美洪大也種類美大而之駿輪踰虛騰雲乘風度津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六先景之乘劉劭魏明帝誄曰先皇嘉其誕授洪胤

象輿歷配鈎陳

去聲叶韻良曰象輿象車也鈎陳天子衛也此馬武帝賜文帝故云代駿歷配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在旁曰駿韓子曰黃帝合鬼神於泰山駕象車張揖曰德流則山出象車山之精瑞也上林賦曰象輿婉嬋於西清鈎陳

齒筭延長聲價隆振信聖祖之蕃賜

善本字留

皇情而驟進

銑曰言長命而聲價盛振此馬帝為蕃王高祖賜之故云留皇情而驟進善曰鄭玄儀禮注曰筭

數也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祖高祖也皇文帝也蕃錫已見魏都賦

徒觀其附筋樹骨垂

梢交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

翰曰瞳目權頰也蘭筋勁骨毛髮長植也善

曰相馬經曰良馬可以筋骨相也稍尾之垂者髮額上毛也尾欲稍而長張敞集曰蒼蠅託驥之髮也傳玄乘輿馬賦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相馬經曰目成人者行千里注云成人者視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央旋毛為鏡權頰權也相馬經曰頰欲圓如懸臂因謂之雙臂其盈滿如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異相之表也黃伯仁龍馬頌曰雙壁似月異體峯生殊相逸

發超摠絕夫塵轍驅騫迅於滅沒
齊曰峯生言多異體與他馬不同也

超摠驅騫行走自絕夫塵轍謂塵不及馬輪不振轍滅沒皆言疾也善曰峯生若山而生峯也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摠列子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天下

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騫馳逐騰踊履踐也

簡偉塞
去門

獻狀絳闕曰刷幽燕晝秣荆越
良曰偉美也塞門在北出馬處也絳闕天子門也言簡於塞門獻於絳闕刷刮也秣飼也幽燕北地名荆越南地名朝日未出時晝日出後言馬疾也善曰塞紫塞也已見燕城賦有關故曰門塞或為寒非也傳玄北都賦曰巍巍絳闕也說文曰刷刮也魏都賦曰刷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幽燕荆越四地名也

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
去聲叶韻

此馬敬依不易之法也君之舉動必書以訓人言此恐君遊逸無度故發此端也善曰孝經曰聖人因嚴以教敬國語號文公曰王其監農不易左氏傳曰訓人事君又曹劌諫曰君舉必書

惟帝惟祖爰游爰豫
帝高祖

皆經乘此馬而猶豫也猶豫謂天子巡幸善曰孟子曰一游一豫為諸侯度

飛輶軒以戒道環
向

設騎而清路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鑾以節步
向

輶軒輕車也鑾鈴也設騎弓騎也五營天子鹵簿也言戒道清路按部伍則裝八鈴以節行步善曰輶輕也吳都賦曰輶軒蓼擾設騎煒煌杜篤迎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賦漢書曰王尋勅諸營皆按部薛綜東京賦注曰馬步齊則鑾聲和應助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

曰填衛毛詩曰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具服金組兼飾丹臙
音汗

叶韻寶鉸星纏鏤章霞布
濟曰言以金組丹青飾其裝具如星霞之文善曰金組二甲也蔡邕女琰詩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曰組申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也丹臙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臙黥屬倚瓠切鉸裝飾也章采文也素宏

進迫遞列
善本作

却屬輦輅
良

迫速也遮猶衛也列行也言馬進速於前行者則遮衛天子以為行列也却後者則充屬徒之車也輦輅車也善曰服虔通俗文曰天

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列漢欽聳擢以鴻驚時渡略而

龍者欽有所吹起也傳云乘輿馬賦曰形便飛燕勢越驚鴻甘泉

賦曰迺渡略綏綏張景陽七弭雄姿以奉引婉柔心而

待御銑曰弭雄猛之姿奉引塗路婉順其心待天子之至于善

作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王于興言闡肆善本作威

稜濟曰戾至肆縱也言天子候秋時殺氣以縱威稜也善曰禮

王于興師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憺乎鄰國又曰登成也毛詩曰

興言出宿聲類曰闡大開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臨廣望坐

百層料平武藝品驍古騰良曰廣望百層皆臺名料擇

騰之馬也善曰地理書洛陽故宮曰廣望觀臨金市劉梁舉曰鴻

臺百層干雲參差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淳馳射賦曰參武藝以遊遨

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流藻周施和鈴重設向曰藻畫文言周

上善曰流藻周流藻畫也應瑒馳射賦曰藻飾齊鳴和鈴已見上

現影高鳴將超中折翰

現視也馬有視影高鳴者良馬也超走折分馳迴場角壯永

住也善曰相馬經曰馬有眇影而視者越群絢練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

節齊曰絢練疾兒兒洵絕遠也言越於羣輩疾而迥遠也射必擊

疾貌也魯絕迥絕也廣雅曰躡健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敏疾也言射

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瑒馳射賦曰旛動

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

冰裂良曰此謂騎射也玄蹄素支皆射帖名經歷著也電散冰裂

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電散素支冰裂也耶膺門沫赭汗

鄆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爲月支二枚馬蹄三枚也

溝走血向曰膺門也相馬膺門欲開汗溝欲深赭血皆馬汗也

汗沫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濡濡也跪迹迴唐畜怒未涿

流沫如赭也如淳曰沫或作類音悔善本作乾心降而微怡都人仰而朋善本作悅翰曰唐

散也。踠跡畜怒謂馳驟之勢未散也。乾天也。言天子微悅都人羣聚而歡也。朋猶羣聚也。善曰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驛命駕分背迴唐東都主人曰馬踠餘足士怒未洩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為天都人已見西都賦也。妍變之態既畢。

凌遽之氣方厲。善本作屬字跼。善本作屬字鑣轡之牽掣。善本作作制隘。

通都之圈。免束眷西極而驤首望朝雲而踠足。

銑曰言變態既畢勇急之氣增以連屬而牽掣街轡嫌國都之隘窄故眷望西極朝雲與申奔逸也凌遽勇自驤舉也西極天馬所出也朝雲朔方雲中二郡也踠足謂疾行也善曰凌遽已見西京賦鄭玄喪服注曰屬連也字林曰踠踠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猶為圈束司馬遷書曰通邑大都說文曰圈養畜閑也漢書天馬歌曰天馬來從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巢南樹又圍碁賦曰良馬踠足輕車結輪將使紫鷲駢衡

綠虵衛轂。纖驪接趾。秀驥。善本作驥字齊。丑錄切向曰紫鷲

綠虵纖驪秀驥皆駿馬名也驥並也衡車衡也示行兒善曰尸子曰我得而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劭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綠色綠蛇也李斯上書曰乘纖驪之馬尸子曰馬有秀驥逢騄毛萇詩傳

曰驥驂文也音其驪京媚切觀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濟曰觀見也帝

臺神名宣山名嶽山之通稱言駕此馬經過王母帝臺所居善曰史記曰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林盜驪驊騮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母樂之忘歸列仙傳曰西王母在崑崙山山海經曰經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宣山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軌躅。良曰躅偏也言人神所行之迹軌躅皆迹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

在乎中州列子曰黃帝夢游華胥氏之國其國乘空如履實山谷不躅其步神行而已轍迹穆王也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然而盤于游畋。作鏡前王肆。

於人上。取悔義方。向曰前王太康也盤遊喪國思太康之事可以作鏡於今日豈縱於人上取悔責於

道義之方善曰尚書曰文王弗敢盤于游畋孟子曰詩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趙岐曰以前代善惡為明鏡肆敢縱也左氏傳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矣豈使一人肆於人上杜預曰肆恣也使元規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碏曰臣聞愛子教之義方天

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覽穆武。善本作鑒武穆字憲文。

光。翰曰輟止也天子止遊迴慮解息徒御裝具以穆王漢武帝為鑒戒文帝光武為憲法也善曰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迴

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支賦曰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左氏傳右尹子革曰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相望於道又賈捐之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三十凶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獻名馬駕鼓車振民

隱脩國章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齊曰人不濟者發倉廩以濟之國章謂國之禮儀也王子期為趙簡子王御車有豕突出溝中馬驚敗駕也後漢朱勃上書云飛鳥時衡而驚馬也時立也衡車軌也言今戒懼比豕突鳥立恐驚馬也善曰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隱痛也韓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敗駕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若鳩翩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以策馬佚不克止之蹟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榮陽有鳥鳴輓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輓彎弓射洞胷朕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祇慎乎所常忽警善本作敬字備乎所未防良曰祇敬忽輕也言敬慎常日所輕之事謂省出入也備其所未防以爲警戒善曰周書芮良夫曰惟禍發於人之倏

與有重輪之安馬無泛奉駕之忽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可以不敗

佚音逸翰曰天子重輪取其安也泛覆佚過也善曰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曰夫泛駕之馬亦在御之而已應劭曰泛覆也如

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淳曰方腫切紅粟多年色紅秩秩秩也善曰盧植集曰詔給濯龍殿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奧內也廣雅曰委累也課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加弊帷收仆質濟曰知有仁恩也弊帷破帷也孔子云弊帷不棄用以埋馬仆倒也善曰鸛鵲賦曰屈猛志以服養嵇康養生論曰從白得老從老得終禮記孔子曰弊帷不棄爲埋馬也

天情周皇恩畢善曰魏都賦曰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良曰言德動天故神馬呈其容儀善曰尚書益贊于禹

於時駟駒充階街佳兮曰惟德動天春秋合成圖曰黃帝先致白狐白虎諸神物乃下

駟駒神馬也充滿也階庭也街衢也善曰說文曰駟壯也言向曰駟駒神馬也充滿也階庭也街衢也善曰駟駒壯也言駟駒之馬充於階街也魏都賦曰駟駒填殿而駟駒王逸楚辭注曰駟駒名也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馬有龍種故言祖雲螭言以

稟靈月駟祖雲螭兮馬有龍種故言祖雲螭言以

龍爲祖也。善曰：春秋考異記云：地生月精爲馬。漢書曰：漢中星爲天驕黃伯仁龍馬賦曰：資玄螭之表像，似靈蚪之矩則。郭璞游仙詩曰：雲螭。非我駕雄志。惆悵精權奇。兮。群也。權奇善行。良善曰。

漢書天馬歌曰志儻精
權奇廣雅曰倜儻卓異也
旣剛且淑服鞿機羈兮濟曰岡壯淑善

也。韃羈韁控也。言壯而善服於韁控也。善曰。唐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曰。詩云。馬之剛矣。轡之柔矣。楚辭曰。余雖小子。脩姱以韃羈兮。王逸曰。韁在口曰韃。絡在頭曰羈。効足中黃。殉驅馳兮。良曰。中黃。中營也。以身從物曰殉。言

效天子之營以從驅馳。善曰曹植與陳琳書曰：「驥不常步，應良御而效足。」漢書舊儀曰：「中黃門駙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帝損乘輿之副，竭中黃之府。」願終惠養蔭本枝兮。良曰：願終惠養，以及後世。

覆蔭也。善曰漢書踈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毛詩曰本枝百世。竟先朝露長委離兮。翰曰竟終也言終先朝露而死委弃恩惠離別服御。善曰朝露至危而又先之言甚速也。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楚辭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爲委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

銑曰幽經相鶴經也偉
美也鶴一千六百年即

善曰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公以自授王子晉崔文子者

仙於子晉得其文藏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公授藥得之遂傳方士
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

十年大變一六百年而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黑三金面
赤七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十年大

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

而尾鴻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踴行必依水嶺山必集材木蓋羽族之
宗長仙人之騏驎也隆臯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身短

鍾孚廣之噪質。抱青回之明心。鍾曰鍾美也美

其輕浮放曠文藻之質清遠之心
指蓬壺而翔翰望崑閬

而易音向曰蓬壺崑閬皆仙山名善本作或以回

驚天步而高柔。良曰日域天步言至遠也言能窮徧天下

希而算之不以而而主而爲遊焉
善巨相鶴經曰舉千里不

崇朝而徧四海者也長楊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粲粲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踐

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多精含丹而星曜頂

凝紫而烟華濟曰神區神明之區域祀年也踐歷既遠年壽又多目亦如星頂色如紫烟之華善曰一舉千里

頓脩趾之洪姪高疏大多姪美也善曰吭已見吳都賦相引圓善本作吭何之纖婉楚辭注曰姪好也吭胡浪切

臨霞翰曰霜毛玉羽言其色白而臨於霞也善曰閔鴻羽扇賦曰同皦素於凝霜江道肩賦曰瓊澤冰鱗皦亦玉也朝

戲於芝田夕飲乎瑤池向曰鍾山之北有芝田瑤池而鶴朝

而遊澤掩雲羅而見羈齊曰厭弃江海遊山澤掩遭羅網故為人所羈束雲羅言羅高及雲

之岑寂歸人寰之喧卑良曰帝鄉天帝之鄉也岑高寂靜也人寰人之寰宇喧卑之處也

惆悵善本作而哀離銑曰崢嶸零悴與惆悵悲傷同善曰廣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物之高楚辭曰崢嶸暮心

風動天銑曰箕星名主風故云箕風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殺氣浸盛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風揚沙春秋緯曰月失其行離於箕者風易緯曰箕風飄石折樹嚴嚴苦霧

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滿羣山翰曰嚴嚴慘烈白寒霧殺物故云苦也善曰

月將落感寒雞之早晨憐霜鴈之違漠向曰氣昏陰氣也歇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風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風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風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風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風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風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風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風

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善曰廣雅曰廓臨清善本作風

容於金閣。

向曰蕭條風聲流光謂月光流下也。喚鶴鳴也。丹墀天子階庭也。金閣以金飾閣也。善曰博休奔雜詩

日一紀如流光。喚鶴聲也。八王故事。陸機歎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丹墀已見。魏都賦相鶴經云七年飛薄雲漢復七年學舞又七年舞。

應節始連軒以鳳踏。良終宛轉而龍躍。善曰海賦曰翔霧連軒相鶴經曰鳳翼則善飛尚

書曰鳥獸踞踞龍躍已見吳都賦。躑躅徘徊振迅騰摧。鷲

身蓬集矯翅雲。善本作飛。良曰跳躑騰舉如飄蓬飛雲也。雪字。善曰或飛騰或摧抑如蓬之集

如雪之飛相鶴經曰大離網別赴合緒相依。善曰舞之行列

毛落茸毛生色雪白。網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離而別赴或合而相依。將興中止若往而歸。颯沓矜

顧遷延遲暮。善曰將起復止如去復還。颯沓矜顧謂自憐顧

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辭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逸翮後塵翺翥

先路。翰曰逸翮之急塵在鶴後翺翥者飛也。先路高路也。善曰言飛之疾塵起居鶴之後鶴飛在路之先。楚詞曰吾導夫先路

指會規翔臨岐矩步。向曰指會規矩皆舞之節臨指其節

翔步皆中規矩。善曰會四會之道

歧路也。四會已見燕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歧。郭璞曰歧道傍出。態有遺妍貌無停趣。

姿態餘言多也。貞之移轉亦不停其趣向。奔機逗節。角睐分形。良曰機也。睐斜視也。言奔會正節以眼角斜視各分退一邊也。善曰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逗止也。角猶競也。廣雅曰睐視也。長

揚緩騫立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善曰言長相並連聲而鳴也。衆變繁姿參差洊密。善曰洊重也。言

善曰相凌而交橫。馬賦曰繁姿屢發。字書曰洊仍也。烟交霧凝若無毛質。風

去雨還不可談悉。向曰悉盡也。言烟霧相交與鶴同色如不

善曰毛羽與煙霧同色故云若無風雨既除而色愈淨故難悉也。既散魂而盪目迷不知

其所之。善曰言觀者竟散而盪迷不知所從。忽星離而

雲羅。善本作罷字。整神容而自持。仰天居之崇絕更憫

惕。善本作作。以鷲思。良曰星離雲羅謂鶴散立貞整神容鷲將飛

貞天居鶴之舊居崇絕高遠言仰望舊居高

遠情惕然驚其所思。善曰：星離分散也。雲罷止也。韓子曰：雲罷霧
濟而龍興。蟬蟻同矣。自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願薄怒而自持。蔡雅
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天居崇絕高而懸絕。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

巾拂兩停，九劍雙止。

良曰：巴童、燕姬並善歌舞者，沮敗恥也。巾拂，舞人所執者。九弄，鈴者劍

弄刀者言對此鶴舞皆色敗心慙而停止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

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沈約宋

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中舞也。相傳云：項莊劍舞，項伯以袖隔之，

今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

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雖邯鄲其敢倫。豈陽阿之能擬。善曰：邯鄲

陽阿，雅曲。對此亦不敢倫擬也。善曰：漢書有邯鄲鼓，負古樂府曰：

黃金為君門，白壁為君堂。上有雙樽酒，使作邯鄲倡。陽阿已見上。

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翰曰：衛懿公好鶴，鶴

女死葬於西昌門，積土為墳，有雙白鶴舞於吳市，乃令萬人隨觀。與

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也。善曰：左氏傳曰：衛懿公好鶴，鶴有

乘軒者。注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吳王闔閭有小女王，與夫人女

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生，乃自殺。闔閭痛之，

葬於邦西昌門外，鑿池積土為山，石為櫛，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

以送女。乃舞白鶴於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鶴俱入墓門，因

塞之以送死。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於萬里。

向曰：馴，順也。善曰：

養生要曰：鶴壽有千百之數。阮籍詠懷詩曰：鴻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翻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

善曰：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覲幽人之騁騁，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銑曰：是時多用不肖而賢良路塞而固賦幽通述古者得失神明之理，以為精誠信

惠是所為政也。

系高項之玄胃兮

濟曰：系連胃緒也。高項謂帝顓頊，高陽氏。班氏顓頊之後，故云系也。玄，北方水色。高

陽氏水德，故云曹。大家曰：系連也。胃緒也。高高陽氏也。顓頊，帝顓頊也。

言已與楚同祖，俱帝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善曰：

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曰：高陽配水也。

氏中葉之炳靈

良曰：班本與楚同姓，至今

尹子文生而弃於雲夢，虎乳之。楚人以虎班，因為氏焉。故云中葉炳

靈，炳明也。靈者，謂虎乳也。應劭曰：中葉，謂令尹子文也。乳，虎故曰炳

靈。善曰：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子文初生棄於

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

焉毛詩曰風而蟬蛻今雄朝野以颺

聲銑曰風飄也凱風南風也秦末班氏凌遲自楚避難於沛地

其穀復為雄傑故云朔野颺聲颺振也曹大家曰颺飄颺也南風曰

颺風朝北方也言已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

桀揚其聲善曰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皇

始皇之末班懿避地於樓煩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也

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鴻水鳥漸進也言先人

至漢十代始如鴻鳥之進有冠冕羽儀於上京晉灼曰皇漢皇也應

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

師也善曰成帝之初班况女為婕妤父子巨滔天而泯夏

兮考遘愍以行謠向曰王莽字巨君為滔天之虐泯滅中夏

歌謠者救亂之志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泯滅也夏

諸夏也考父也言父遭亂猶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且謠

善曰象恭滔天終保已而貽則兮里上仁之所廬齊

行謠言憂思也貽則則兮里上仁之所廬齊

貽遺則法也言終保愛我父之所遺法則為我擇仁者之里為廬舍

善曰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已又遺我法則也莊子曰聖人其於人

也樂物之通而保已焉曹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

早終遺我善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

為美懿前列之純淑兮窮與逢其必濟音躋叶韻良曰

祖也美我先祖有純淑文德身處窮厄也亦有濟時之志身得榮達

必有經國之義曹大家曰懿美也前列先祖也言已先祖窮遭王莽

逢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名於後世也善曰孟子曰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

亦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咨孤蒙之眇眇兮將圯絕而

罔階銑曰咨嗟蒙闇眇微圯毀也嗟我闇微將毀絕先人之迹無

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之跡無豈余身之足殉兮違

階路以自成也善曰圯皮義切豈余身之足殉兮違

世業之可懷翰曰殉營違恨也言我身不足營先人之事恨此

恨也懷思也違或作悵悵亦恨也善曰孔靖潛處以永思

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也經繼之日月不居忽復大遠

兮經日月而彌遠向曰言安靖潛處長思先人之業欲以

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

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

匪黨人之敢拾渠業兮庶斯

言已安靜長思不欲毀絕先人

之功跡日月不居忽復大遠

匪黨人之敢拾渠業兮庶斯

言之不玷

濟曰黨鄉拾更也言先人教我謙恭之道令我不敢

行不玷先人之道也善曰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魂然

營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寤善本作寐良曰然然孤兒

遊發我精誠於夜夢之中曹大家曰言人夢登山而迴眺兮

覲幽人之騁騁神人騁騁而來也幽人神也言登山遠望見

見也張晏曰幽人神人也曹大家曰登山攬葛藟而授余兮

眷峻谷曰勿墜授我葛藟而謂我曰勿墜落也曰語辭曹大

家曰言夢臨深谷欲墜見神助昧听欣寤而仰思兮心

朦朦猶未察向曰助听初明時也至初明仰思所夢心朦朦然

思此夢心中朦朦未知其吉凶鄧展曰助音昧一音忽黃神邈而靡質兮儀遺識

以臆對濟曰黃神黃帝也作占夢書質猶見也言邈遠無見依

也言黃帝邈遠無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胃臆為對也善曰淮南子曰黃神肅吟遺識謂夢書也曰乘高而還

音迂善本神兮道遐通而不迷良曰選遇也言乘高遇神

家曰選遇也言已緣高而遇葛縣縣於樛木兮詠南風

以為綏銑曰樛木高木也縣縣葛緣木之兒南風國風之詩綏

南有樛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芳悌悌之臨深兮乃二

雅之所祗詩篇名所以美敬慎也祗敬也曹大家曰祗敬也大

雅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小雅曰悌悌也既評爾以吉象兮又

申之以炯戒向曰告評也炯明也謂前曰夢登山為吉象深谷

也登高為吉象盍盍晉以迨改羣兮辰儵忽其不再

深谷為明戒也盍盍晉以迨改羣兮辰儵忽其不再

儵忽將過時不再來應劭曰盍何不也曹大家曰孟勉也晉進也迨

及也儵過也言何不勉進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月承靈訓其虛

徐兮佇盤桓而且俟

良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俟待也言承神靈訓戒故狐疑佇立盤桓且

待而不進之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

善曰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惟

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

幾也言天地之運

無極也人生之時少無幾何在於代也曹大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之運

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時晦紛屯遭連與蹇連兮何歎作艱多而

知寡翰曰紛亂屯遭與蹇連皆艱難之多而識知者寡善曰漢

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上聖寤而後拔兮豈羣黎之所

御向曰上聖謂湯文王也寤觸御止也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皆

禦止也言上聖之人舜有焚廬填井湯囚夏臺文王拘羑里孔子畏

耶善曰曹大家以寤為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

而墜予公云將欲自立成公倍道而歸國衛叔方沐握髮迎之

成公疑之令前驅射而殺之御迎也善曰公羊傳曰叔武讓國奈

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及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白王管彎弧欲斃

者反衛侯使還國也韋昭曰御音訝訝迎也管彎弧欲斃

讎兮讎作后而成已良曰管仲嘗讎齊相射之中鉤相公

相詭兮孰云預其終始誰能預知終始吉凶也曹大家曰

詭反也事變如此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雍造怨而先賞兮丁因

而被戮侯曰雍雍齒也與高祖有怨天下既定先封之為什却

哉丁公捨之是為惠也天下既定丁公謂之高祖以丁公為不忠遂

斬之善曰漢書曰六年春正月上巳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

宮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

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

天下為不足偏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

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

固亦同法。劉德曰：人道既然，仰視天道，又同法也。善。東隣虐

而殲。廉子。仁。今王合位乎三五。暴虐殺仁賢之士也。武王

合得天心，地義，人事，五行之正運，故曰王也。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折木之津，辰在斗柄，星

在天鼃，星與日辰之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

天鼃，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太姜之姓，伯陵之後，逢

公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為農祥也。五

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經緯也。戎女列。而喪孝兮伯

也。將歸於晉，問於董因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以參入，皆晉祥

也。必伯諸侯也。辰星龍也，往必應之。參星虎也，歸則應之。曹大家曰：

戎女驪姬也。烈酷也。孝子申生也。善曰：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

為夫人，生奚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昨于公。姬

實毒公祭之地，地墳與大，大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于新城。姬

諸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

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西入卯，東方為龍，西方為虎也。善曰：國

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入，皆晉祥也。必

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今重醉行而自耦。向曰：發，武士

兵盟津，乃還。終成天命也。重耳，晉文公名。時在齊，齊姜與子犯醉而

遣歸，卒為天時會而立。為文公耦會也。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公

曰：重耳，晉文公重耳也。應劭曰：與天時耦會也。善曰：成命，以成天命

也。周書：武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

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公子安之。姜與子犯醉而遣之。震鱗祭。于夏庭

今匪三正而滅姬。良曰：震為龍，龍鱗蟲之長也。祭，沫也。姬，周

庭以策告之。龍去而祭，在因積而藏之。三代莫敢發，至厲王發之。祭

流於庭，化為龍，以觸童女。既并生一女，弃之。有人收之，奔褒。褒人有

罪，入所收子以贖罪。幽王愛之，而廢申后。后父怒，攻幽王，遂殺之。自

此宗周滅也。應劭曰：震為龍，鱗蟲之長，祭，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

殷周也。善曰：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

爲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劭曰宣帝時未央宮路軫中雌雞化爲雄元后時始爲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帝也成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災也道脩長而世短兮復冥然而不周銑曰復遠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代短促當時冥默不能周備知微應也曹大家曰復遠貌也周至也言天道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微應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胥仍物而鬼誅子今乃窮宙而達幽向曰胥相仍因誅謀也往古來今曰宙言相因之物使鬼神爲謀乃可窮古今通幽微也應劭曰胥頤也仍因也誅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孺筮兮日筭祀于契龜翰曰孺小筮卜也陳敬仲小時周史有易見陳侯使卜之遇觀之否曰是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祀年也謂公卜年七百契合於龜也應劭曰孺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孺小也音義曰筭數也祀年也善曰左氏傳曰陳公子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有嬀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謠

向曰周宣王時牧人

夢衆惟魚矣大人占之曰豐年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而謀亡曹後宋人執曹伯而殺之同牧下夢而興敗殊也魯昭公時有謠曰禍父喪勞宋父以驕後昭公死於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衛靈公死卜葬沙丘掘之得石槨其銘曰靈公遂以爲謚曹大家曰宣周宣王也善曰毛詩曰牧人乃夢衆惟魚矣大人占之衆惟魚矣實惟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即位公孫強爲政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已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禍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禍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靈之爲靈久矣夫此聆呱而劾石兮許相理而鞠條齊曰姓母聆聽劾刻也呱啼聲也叔向生子子石伯者必此子也鞠告也亞夫封條侯許負告云縱理入口當餓死後果下獄不食而死應劭曰姓叔向母石叔向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善曰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爲劾項岱曰舉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爲丞相人上

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詣廷尉不食道混成而自然兮術

五日歐血而死毛萇詩傳曰鞠告也

同原而分流良曰言人骨肉四支聲音五藏相為表裏合成體此自然之道也至于術學論其得失考其貴賤頗

同一原至于聽察聲色規度骨體占視威儀考覈言行其流各異曹大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為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于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概故或聽音聲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同源而分流也善曰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自然也神

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消息翰曰言神之微可見先心定命然命亦在人隨事消息而行也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隨其命命者神先定之故為微兆在於前也雖然亦在人消息而行之幹流遷

其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銑曰幹轉遭遇罹憂羸過也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禍福相及也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憂也言人受先祖善惡之迹轉徙流行故有遭遇福禍

三樂同于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良曰樂相及也

樂氏乎何知之曰盈之善未能及人書之施已滅矣而厭之惡實彰

後果晉滅欒氏父子雖為一體相掩然滅亡之道竟不差忒應劭曰

晉大夫欒書書子厭厭書子盈書賢而覆厭厭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

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善

曰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厭厭虐已

甚猶可以免其身禍在盈也欒厭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洞參差

子之施沒矣而厭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後晉果滅欒氏

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銑曰洞幽也言天道幽微不齊紛錯亂使眾人所惑曹

大家曰眾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紛亂錯繆周賈盪而貢

憤兮齊死生與禍福向曰莊周賈誼也貢潰憤亂也言莊周賈誼皆潰亂不知所守故齊死生

禍福以為放盪之辭曹大家曰周莊周賈賈誼也貢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

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抗爽言以矯

情兮信畏犧而忌鵬齊曰抗極爽差也言莊周賈誼極

壯而忌鵬鳥之患或聘莊子云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牽入廟門願為孤犢不可得也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善

曰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所

貴聖人之

善本無之字

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

良曰至論謂五經六

藝所以貴之者順天性也亦斷以義不可貪生而失名也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以貴之者順天之性也亦當以義斷之不可貪

苟生而失名

物有欲而不居兮

善本作乎字

亦有惡而不避

銑

富貴人所欲不以道而得仁者不居貧賤人所惡不以道得仁者不避善曰論語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

與其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守孔約而不貳兮乃輜德而無

紱

翰曰孔甚輜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乃輕用思慮之德而無紱害也曹大家曰孔甚也輜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善曰輜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輅如毛民鮮克舉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紱也

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異

善本作舛字

而齊聲

向曰三

箕子比干也言所趣各異俱至於仁也夷伯夷以高逝為賢惠柳下惠以降志辱身為賢去留各殊為賢齊等也項岱曰三人所行各異俱至於仁也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善曰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

木偃息以蕃魏

兮申重繭

古以存荆

濟曰木段干木也偃息以安魏國也申申包胥也荆楚也吳伐楚申包胥

七日七夜重繭而行告急於秦王發兵擊吳大破之以存楚也善曰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於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

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紵也竹遲切紀楚身善本作躬字以衛上

兮皓頤志而弗傾

良曰紀紀信也項羽圍漢王於滎陽紀信乘王車詐為漢王以降羽羽怒焚之漢王

因此得遁四皓謂綺里季夏黃公素留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代避亂而入商洛山養志不見頃喪願養也善曰漢書曰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軍急矣曰請說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皓謂四皓漢書曰素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項岱曰皓四皓也願養也

侯草

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

銑曰侯惟也惟此草木而猶區分人豈能一貫哉誠能實行仁義之道必有榮名曹大家曰侯侯也項岱曰苟誠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善曰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

要歿世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

法也程以別矣

此歿世不朽之名乃為來世人所法式也善曰論語子曰君子疾歿世而名不稱焉左氏傳穆叔曰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觀天網之絃覆兮實匪善本作

謀而相訓向曰絃大匪輔謀誠也言天網大覆人之上非不信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善曰尚書曰天威棐忱謀與忱

謨先聖之大猷兮亦隣德而助信近謨謨或為順也言謨先聖之大道使人皆近我德而助信也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人常當謨先聖之道亦當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虞韶美而儀鳳兮善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

孔忘味於千載良曰虞舜也韶舜樂名言樂之聲美感鳳皇思之深也千載言相去遠也善曰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素文信而

底麟兮漢賓柞于異代翰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也至漢封孔子後紹嘉公也賓柞謂禮其後柞也異代謂漢也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

為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善曰春秋緯曰麟出周二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精通靈而感物

兮神動氣而入微良曰言人能致精誠則通於神靈而感於物神之運動氣志入於幽微也曹大家曰言人參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精誠則通於神靈感物動氣而入微矣養流睇而猿號兮

李虎發而石開濟曰養由基善射通神王命射猿流睇視之其猿則號李廣獵於草中見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也曹大家曰睇眄也善曰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後抱樹號矣流或為白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

能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孰信良曰非精誠所入石且無實誰肯信也曹大家曰非精誠所感誰能若斯探末伎猶必然兮矧耽躬

於道真銑曰矧況也言由廣執此射之末伎猶感猿號石開況能以至誠耽身於道真哉項岱曰矧況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技感獸而開石豈況乃能推至精耽身於大道之中乎善曰莊子曰道之真以持身也登孔昊

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翰曰孔子太昊以來羣聖上下經緯天道備矣羣龍羣聖

也應劭曰吳太昊也孔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朝貞觀

而夕化兮猶誼已而遺形向曰貞正誼忘也言朝聞正

遺形骸也應劭曰貞正也誼忘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張晏曰

言朝聞大道而夕死可也善曰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鵬鳥賦

曰釋智得續彭祖之年俱老聃之壽當告之來智與之通情善曰言人若

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而通情善曰言人若

分良曰言天始造萬物草創於冥昧之中以立性命也曹大家曰

天造草昧復心弘道惟賢聖善本作分者惟賢聖能也

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元天地也言天地運物流轉無常也

保身遺名民之表兮向曰言能保

於後亦為人之師表曹大家曰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民之表

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濟曰孟子曰生我所欲義亦我所欲

分勸曰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憂傷天物忝莫痛

太素曷渝色兮銑曰皓白也太素天也曷何渝變也言天之

其幾淪神域兮翰曰尚庶幾也越於也言人能同太素不變

庶幾也越於也太素不染神色不變則庶幾於神

道之幾微而入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六家文選卷第十四

5
30
44

二〇三

十三

